

络中的一种显现。恩格斯曾对人性作出过深刻的解读。他认为：“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，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，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。”^[5]所以，摆脱了“现实世界”中传统道德的束缚，人性中的“恶”通过“自媒体”的“闸门”就可以放荡不羁，“现实社会”不敢企及的话语领域在“虚拟世界”里得到了张扬。事实上，即便在“虚无化”世界中，同样也面临着道德的重要考量。道德本来就是“隐形”的，它隐藏于每个人的“内心”之中。在“虚无化”的世界即便个体“隐身”，但“心灵”犹在，恶意的“网络话语”即便不“伤身”，也会“伤心”。因为，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存在物。马克思对此曾作出过深刻阐述：“在某种意义上，人很像商品。因为人来到世间，既没有带镜子，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，说什么我就是我，所以人最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。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，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。因此，对彼得来说，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。”^[6]因此，道德的“虚无化”危机折射出了人性中“恶”的一面，而挽救这场危机的良药也只能寄托于人性中的“善”。

（三）“权威”消亡——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

相对于“自媒体”时代草根话语的流行，“权威话语”奏响了日渐消亡的悲歌。然而，随之涌现出一系列新的问题，草根话语的流行以及随之对“自媒体”平台的垄断，导致了没有“意见领袖”的混乱局面。各种意见你行我素，形成了没有交集的“孤岛”，其结果是在“自媒体”平台上往往会沉淀为各种意见的集合，并最终表现为一堆冗杂的信息符号。因此，在“自媒体”时代，大学生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获得信息，而是如何识别和选择适合自己的信息。“在海量信息面前，个体要依据自己喜好和价值观来选择信息难度加大，难免产生‘无助感’，受众想看什么、不想看什么、在哪里看，容易陷入信息的选择困惑中。所以说，自媒体过于丰富的信息反而使其处于一个尴尬境地：对于自媒体自身而言，海量信息让其成为垃圾信息、虚假信息收容站；对于受众而言，容易陷入信息海洋中不可自拔，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，同时也容易被网上意见牵着鼻子走，失去自己的价值判断。”^[7]伴随这种尴尬的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，即草根话

语的信任危机。对于“自媒体”而言，不经把关把包含大量商业性、欺诈性、虚假性的信息放在网络上扩散，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，更无益于文化传播环境的净化；对于草根阶层而言，随意把不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成熟的观点、意见放在“自媒体”平台上发布，不仅会造成毫无意义的“信息垃圾”，同时也遭到来自权威阶层甚至是本阶层的普遍质疑。这样，“自媒体”时代欠缺的不是“草根话语”，反而是如何对其评价，对其“去粗取精”、“去伪求真”的“权威话语”。其实，“权威”和“草根”本就是一对“异性兄弟”，彼此相连，“权威”离开了“草根”就可能变成“霸权”，“草根”离开了“权威”则可能变成“杂乱”。“权威话语”的消解和“草根话语”的流行是同一个过程，当“草根话语”面临信任危机之时，也就为新的“权威话语”留下了言说的空间。

三、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范式的重建

“自媒体”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一场深刻的“文化传播”变革，受其影响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、学习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，由此，高校的传统“文化育人”范式也遭遇了深刻危机，面临着历史的重建。在“自媒体”时代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范式的重建要着重塑造三种精神：保持批判意识、辨别真伪的科学精神；严守道德律令的人文精神；博学专业以正视听的话语精神。

（一）科学精神——批判意识的重塑

“自媒体”时代的到来无疑对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，受这场冲击波的影响，传统高等教育的“文化育人”方式也发生了连锁效应，其路径发生了深刻变化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生批判意识的重塑，并以此推动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范式的转型？其一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“反思性”思维的训练。在“自媒体”时代，大学生的精神仍没有逃脱被“物化”的窠臼，思维丧失了批判的功能。因此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有必要而且必须重视大学生的“反思性”教育，并以此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。其二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“合目的性”关照。在“自媒体”时代，大学“文化育人”仍然面临着深层危机（即仍然无法摆脱“技术的操控”，抑或是“工具理性”在新时代延伸的“异化”危机），这种危机在诸如